



年轻

■孙佳欣

1935年5月,石板桥上,红五军团战士们在炮火中歌唱:“金沙江流水响叮当,常胜的红军来渡江。不怕水深河流急,不怕山回路又长……”歌声震天,鲜血染红了残阳。无数个夜晚,在篝火边,红军将士们分吃着仅剩的甘薯,身上带着刚刚突围的创伤,高唱着“共产党领导真正确,人民拥护真多多。红军打仗真英勇,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,我们真快乐!”

这是作家王树增在《长征》中提到的场景。篝火熊熊,笑语欢歌;行军路上,引吭高歌;炮火纷飞,高声放歌……那种乐观面貌,伴着歌声,伴着青春,在血与火的征程中绽放出惊心动魄的力量。

这种力量之所以强大,之所以足以让对手心惊胆寒,是因为它源自于革命者的内心信仰。它饱含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与热爱,支撑起直面艰难困苦、勇于赢得胜利的大无畏英雄气概。它蕴含于《遇见“红小鬼”》中小女孩的长征经历、《智取遵义城》中的那个雨夜。它在代代革命军人内心积淀,薪火相传。

正因为这种力量,革命人永远年轻。

本版插图:陆千波
图片制作:王 凤



长征

第6051期

遇见“红小鬼”

■梅世雄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那年,当得知上海有一位女红军在8岁时参加过长征,我简直不敢相信。我无法将一个小女孩与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联系在一起,尽管红军中的“红小鬼”为数不少,但如此“小”的“红小鬼”,我还从未听说过。

当老人把自己传奇而又平凡的人生娓娓道来,我于相信,8岁的小女孩也能创造诸如二爬雪山、三过草地的奇迹。那单薄的身躯、幼小的心灵在红军的感召下,也能迸发出无穷的力量。

—

1935年3月,红四方面军为了扩大苏区,同时策应中央红军在川南、黔北的活动,西渡嘉陵江,开始长征。当时,这个未满9岁的小女孩只知道要跟着战士们行军,有时实在走不动了,就拉着大姐姐的衣摆走。

长征头一个月,女孩是在躲避国民党飞机中度过的。眼见成批的战士们倒在血泊之中,女孩没有恐惧,只有愤怒。

有一次敌机猛烈轰炸,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一发炮弹在她身边炸开,小女孩昏死了过去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等她醒来,发现身上压着一位红军女战士。尽管自己身上满是鲜血,但她丝毫没有受伤——那是女战士的鲜血,她已经牺牲了。女孩悲痛欲绝,含着泪把这位女战士掩埋在了一个沟谷里。

由于当时还是个娃娃,女孩记不清楚那次轰炸是在什么地方,也不知道那位救了自己的战士姐姐叫什么名字,更不知道在那样的危急关头,那位女战士是如何挺身而出,掩护自己的。

后来,红军给养十分缺乏,没有布料供给,女孩所在的被服厂被解散了。在行军中,女孩看见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走。每到一处,大哥哥大姐姐对她这位“红小鬼”都很关照。她弄不清楚部队的编制序列和番号,也就无从得知自己是跟着哪个师哪个团行军,但她知道一定要坚定地跟着红军走。

女孩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长征中曾二爬雪山、三过草地,她只是告诉自己要不不停地走啊走,千万不能掉队,一掉队,就有可能被抓,或者死,或者重新回到以前的苦难岁月。

二

在8岁小战士的记忆里,童年意味着苦难。

女孩1岁时,父亲去世,体弱的母亲拉扯着她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。孤

苦无依的母女俩生活得越来越艰辛。迫于生计,在小女孩7岁时,母亲把她卖给一户王姓地主兼商人当丫头。

1934年秋,红军来到了女孩家乡。当时,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,红军是土匪,专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。所有地主都领着自己的佣人躲到山上去了,这一躲就是两个月。

后来,女孩听说,红军是专救穷人的部队,里面全是和她一样的穷苦人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她和两个比她大的丫头偷着下山,准备投奔红军。但下山后,那两个丫头害怕地主报复,又跑回了山里。女孩不愿回去,孤苦伶仃地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。

“我当时也很害怕,毕竟还是个孩子。但后来一想,在地主家不仅受虐待,还吃不饱穿不暖。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,至少有一口饭吃。于是我真就找到了红军。”说起70年前自己的那次人生抉择,老人的嗓门突然响亮了许多。

然而她太小了,女孩连续去了三四趟红军被服厂,红军大姐姐都不收。

最后一次,大姐姐可能是被衣衫褴褛的小女孩的诚意打动了,问:“小妹妹,你会干啥?”

“我会钉扣子!”看见大姐姐手里拿着还未做好的红军服,女孩灵机一动,接过大姐姐手里的衣服,麻利钉好了一颗扣子。大姐姐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:“小妹妹,你很能干,来参加红军吧!”

就这样,红四方面军的被服厂里多了一位年仅8岁的“小红军”。

“一位从地主家跑出来,受尽凌辱的小丫头,来到红军的队伍里,简直是到了天堂。再也没有了地主婆那种凶神恶煞的目光,更没有一次狠过一次的毒打,我整天见到的,是红军哥哥姐姐们一张张和蔼可亲的脸。他们都非常关照我这个小不点。”老人一边整理着花白的头发,一边笑得弯起了眼。

三

在老人的回忆里,过草地无疑是最艰苦的。

1935年冬天,当部队准备干粮打算过草地时,大姐姐们突然问女孩:“你走得动吗?”

“走得动。”女孩大声说。

“走不动可以回家。”

“不!”小女孩急得哭了,“我回去要被打死的。”她边说边给大家看额头上的伤痕。

女孩知道,大姐姐们之所以会那样问,是因为当时草地离她的家并不遥远,相对于过草地而言,回家更安全。

女孩的那股倔劲感动了红军战士们,她们没有再坚持让女孩回家。

位于川西北与青藏高原交界处的茫茫大草地,没有树木,也没有石头,有的是一望无际的沼泽。走路时,必须寻找比较坚实的草根,一只脚踩上草根,另一脚要赶紧再往前面的草根上踩。

智取遵义城

■尹小华

的守备部署,还绘制了一张草图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曾营长就带着队伍悄悄向遵义进发了。由于大雨,道路泥泞,有不少战士摔倒在泥浆里,还有的战士脚下的草鞋被泥粘住拔不出来。在这紧要关头,不知是谁喊了一声:“脱鞋!”

脱掉鞋子打赤脚,泥里蹚来泥里跑。下午三点,队伍到达了山口防线附近。

曾营长下令:“隐蔽前进!”

没用多大工夫,部队就摸到了山脚下,从侧面靠近了九响团的碉堡。

守碉堡的哨兵正在闲聊,一个说:“这大雨天,请‘共匪’来,他们都不会来。”

另一个忙说:“‘共匪’都是天兵天将,乌江都挡不住,还不是说来就来?眼睛睁大点儿,耳朵竖直点儿,‘共匪’一来,咱们就赶紧开溜,保命要紧。”

话音刚落,就听一声“打——”,顿时,十几挺轻重机枪同时开了火……

九响团的兵都被吓傻了,“九连珠”没响几下就哑了。王家烈这支王牌部队开始四散奔逃,没来得及逃跑的,都

女孩人小身轻,踩着草根倒比大人们来得轻快,从没陷进过泥潭。有时,踩到一块较为坚实的草根,调皮的小女孩还会在上面跳一跳,吓得战士们连连警告:“危险!当心!”小女孩便向他们做一个鬼脸。

在此后的草地行军中,小女孩为了让大哥哥大姐姐缓解行军的疲劳,多次进行这种草根上的“跳舞”。老人说:“我当时不太明白什么叫危险,只知道能让大哥哥大姐姐们高兴就行。”后来才知道,当时自己的“一厢情愿”,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快乐,反而增添了他们的担忧。

无论如何坚强,小女孩毕竟还是个孩子。一次,她实在饿得不行,把规定到宿营地才能吃的干粮在路上吃完了。结果到了宿营地,她只能默默地坐在一边,眼巴巴瞅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吃。

一位女战士发现了:“你为什么不吃饭?”“我不饿。”女孩有些难为情。“别骗我了,让你省着吃,怎么路上就吃完了?”她边说边倒出自己的炒面,放在女孩的小手里。周围的战士也都围了上来,你一把,我一把,小女孩的茶缸又满了起来。

从那以后,女孩不仅懂得了“节约干粮”,还学会了挖野菜。一天,部队休息时,她和另一位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女战士结伴到附近去找野菜。一位红军大哥哥不放心,跟了上去。当他们返回宿营地时,队伍已经出发——他们掉队了。

为了追上队伍,他们不知走了多久。女孩没了力气,红军大哥哥二话没说背起了她,一步、两步,约莫走了一百多步,女孩不忍心让他背了,坚决要求自己走。于是,一望无际的草地上,大哥哥一手搀着一个,在若隐若现的月光下,3人艰难地行进着。饿了,大哥哥拿出干粮,“先吃我的,你们的留着以后吃”;渴了,小姐姐拿出自己所剩不多的水给女孩喝;累了,大哥哥再次把小女孩背到背上……走了约莫半天的时间,在一块比较结实的开阔地,3个人终于赶上正在宿营的大部队。

四

“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段经历。后来我学到了一首诗:‘岂曰无衣,与子同袍’,那些红军哥哥姐姐的脸一下子就清晰起来了。”老人的一双笑眼含着泪,亮闪闪的。

长征结束后,女孩成为战地服务剧团的一名歌唱兼舞蹈演员,用歌声和舞蹈宣传抗日救亡思想……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,“长征精神”一直鼓舞着她。

采访结束时,老人郑重地叮嘱:“年轻人,红军的传统不能忘啊!”

现在,老人虽然已经去世了,但她的长征记忆始终感动着我。这些英雄们的生命史诗,不仅仅属于他们个人,更属于我们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。

下。

“干什么的?”城楼上的哨兵拉响枪栓,警惕地问道。

俘虏赶忙用贵州话回答:“兄弟,是自己人!”

“哪个部分的?”

“我们是外围营的,今天叫‘共匪’包围了,庄子丢了,营长被他们打死了,我是一连连长,领着部分弟兄拼命逃了出来。现在‘共匪’还在追我们,赶紧把城门打开,救救我们。”城下的“败兵”们威作福,欺压百姓,罪过不小啊!不过,今天你们缴了枪,就得了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”

“长官,有什么吩咐尽管说,我们愿意戴罪立功!”

曾营长见几个俘虏态度诚恳,便掏出几块大洋放到他们手里,把准备假扮黔军“炸开城门”的计划讲了出来。

带头的营长俘虏感激涕泗横流:“原先听说你们红头发、绿眼睛,杀人放火,没想到红军这么好,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啊!”

晚上9时许,尖刀营的战士们换上九响团的衣裳,冒着大雨出发了。急行军两个多小时后,雨渐渐停了,能望见远处的点点灯光。

俘虏悄悄告诉尖刀营的战士们:“到了。”

尖刀营的战士们连忙装扮成败退下来的样子,慌慌张张地跑到城根底

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西北的风一贯是蛮横的,不留情面地在年轻的面庞上“划出口子”,再发出“狂笑”……又一次,魏新乐摔倒在雪地上。直立起来有近三层楼高的彩带龙,仿佛对身形并不高大的魏新乐睥睨而视。即便同样倒在了雪地里,它那被描绘得活灵活现的一双巨目似向他投射出揶揄与嘲讽。眼看离慰问演出越来越近,身为文艺轻骑队的骨干,却在这条路上不得要领,魏新乐感到一阵挫败。又是几番败阵,他的小腿、手臂、后背处皆是又肿又疼,可或许是摔得多了,麻木了,这一回他并没有立刻爬起来,任凭积雪漫漫彩带龙,再浸透他的迷彩服。

四周很静寂,战友们的呼号声愈发遥远,此情此景,让他的思绪飞回了小时候的习武时光。10岁出头,魏新乐便被送进了河南登封塔沟武校。身材瘦小的他受不了武校高强度的训练,仅入学一周,他的身上便添了不少训练的新伤,浑身又酸又痛。那是个冬天,妈妈去学校看他。见到母亲的魏新乐就像见到了救世主,抱着妈妈号啕大哭。母亲为他擦净眼泪,牵着他在校园里漫步。雪花飘落,给松柏染白了头。“妈妈,这么大的雪,树都要被压坏了。”母亲知道,新乐这棵“小树”也快被压弯了腰。

舞龙

■邱孟煊

“不怕”,魏妈妈为新乐拂去了头顶的积雪,继续说道:“等熬到春天,积雪融化了,它还会长得更高呢。”

后来,松树越长越高,母亲的话也陪伴着魏新乐一同长高、长大。2019年除夕,中岳嵩山脚下,一群热血少年赤膊挥拳。彼时的魏新乐已褪去了稚气,眼神坚毅,在冰天雪地里,一招一式有模有样,大汗淋漓。“嘿哈!”——炽热的身躯在白雪间辗转腾跃,奏响冰与火之歌,衬得白雪皑皑的大地更显苍苍,男子汉的身躯更见力量。

妈妈很欣慰:“小松柏长大了。乐乐,你永远是我的骄傲!”

“你要当地的骄傲!”魏新乐一骨碌爬了起来,内心的声音就像那年少林寺的钟声一样,坚定而浑厚。但现实板着脸,根本听不到他内心的呐喊,便教狂风再伸出脚来,将魏新乐狠狠绊倒。

雪地上,魏新乐急红了眼,表演迫在眉睫,他这儿的重头戏却是毫无进展。一筹莫展之际,一件军大衣从背后将他紧紧裹住。“班长,你怎么来了!”我来看看你练得咋样了。”来人是魏新乐的班长李新洛。

“不怎么样,我拿这条‘龙’半点办法都没有……”魏新乐有些羞愧。“站在聚光灯下哪有那么容易,光有冲劲儿不够,还要有巧劲儿。”李班长又帮魏新乐整了整大衣,温暖的军大衣还带着班长的体温。魏新乐有些恍惚,不由想起第一次见到班长的场景。

两人第一次相遇是去年3月。初到连队的魏新乐,体能名列前茅,但通信专业技能和学习理论,却总是“拖后腿”。仲春时节,天山脚下的夜夜回寒气温人。魏新乐看着自己“偏科”的成绩,誓要“突围”,开始逼着自己背理论、刷试题,却成效甚微。班长李新洛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于是拿出了自己珍藏的笔记本,将这些年总结出来的经验规律手把手教给他。每学到深夜,班长都会为他披上自己的军大衣。功夫不负苦心人,一段时间后,魏新乐终于攻克了理论技能这道难关。

而这一次,他们仍要并肩战斗!

班长找来了大量的教学视频素材,与魏新乐一同学习,一遍遍带着魏新乐拍录动作视频,再仔细比对教学规范动作。百十次的重复后,一些舞龙的窍门终于被他们摸索了出来。

八米长的彩带龙在操场翻腾着,一道赤色“闪电”似要劈开周天,时而凌云而起,直上九霄,时而劈波斩浪,遨游汪洋,直将周遭的空气舞得沸腾。那些肿痛,此刻成了勇士征服“巨兽”的荣耀印记,年轻的战士啊,将寒冬的风雪舞动成青春奋进的荣光……

